

論語

卷十至卷十三

鄉黨
先進
顏淵
子路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00097

诸暨县图书馆
ZHUJI LIBRARY

00007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鄉黨第十

疏

正義曰此篇惟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行故分之以此次前篇也此篇雖曰一

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註

王曰恂恂溫恭

之貌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註

鄭曰便便辯

也雖辯而敬謹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註

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與上

大夫言闇闇如也

註

孔曰闇闇中正之貌君在蹶蹶

如也與與如也

註馬曰君在視朝也蹶蹶恭敬之貌

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註

孔子至與與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言語及趨朝之禮容

也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溫恭之貌言孔子在於鄉黨中與故舊相接常溫恭和恭敬恂恂然如似不能言語者道其謙恭之甚也凡言如也者皆謂如此義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者便便辯也宗廟行禮之處朝廷布政之所當詳問極言故辯治也雖辯而唯謹敬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貌闇闇中正之貌下大夫稍卑故與之言可以與樂上大夫卿也爵位既尊故與之言常執中正不敢和樂也君在蹶蹶如也與與如也者君在謂視朝時也蹶蹶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既當君在之所故恭敬使威儀中適不敢懈惰也

君召使擯

註

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色勃如

也

註孔曰必變色足躩如也

註

包曰足躩盤辟貌揖

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

註

鄭曰揖左人左其

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

如也

註

孔曰言端好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註

鄭

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

註

君召使擯至顧矣正義曰此一節言君召孔子使為

擯之禮也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色勃如

也足躩如也若勃然變色也足躩盤辟貌既傳君命

以接賓故必變色而加肅敬也足容盤辟躩然不敢

懈慢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者謂交擯

傳命時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

前後檐如也趨進翼如也者謂疾趨而進張洪端好

如鳥之張翼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謂賓禮畢上擯送賓出反告白君賓已去矣不反顧也鄭曰至如也正義曰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者謂傳擯時也案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竝用強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闕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鄭註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子男立當衡註衡謂車軛其君當軹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遷迤西北竝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闕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遷迤東南立竝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二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請入求諸已恐為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

至於賓賓荅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
末介又傳與末摯末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
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
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
司儀之交摯也其列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
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
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註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
之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
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闕西北嚮七介而去門
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
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摯出闕外闕東南西嚮陳介
西北東面遷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摯相對亦
相去三丈六尺陳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摯進至末
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摯與賓相去亦三
丈六尺而上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
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
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
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

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以爲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使衣前後襜如也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正義曰案聘禮行聘享私覲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復鄭註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曰斂身立不中門行不

履闕孔曰闕門限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包

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

屏氣似不息者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

摳衣也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

註

孔曰先屏氣

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

註

孔曰沒

盡也下盡階復其位踧踏如也

註

孔曰來時所過位

疏

入公門至踧踏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趨朝

之禮容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者公君也鞠躬

也立不中門者中門謂棖闌之中央君門中央有闌

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棖棖闌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

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行不履闌者履踐也闌門限

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
淨竝為不敬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者過位過君
之空位也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
位人臣過之宜敬故勃然變色足盤辟而為敬也其
言似不足者下氣怡聲如似不足者也攝齊升堂鞠
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

摳衣也將升堂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恐衣
 長轉足躡履之仍復曲斂其身以至君所則屏藏其
 氣似無氣息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者以
 先時屏氣出下階一級則舒氣故解其顏色怡怡然
 和悅也沒階趨進翼如也沒盡也下盡階則疾趨而
 出張拱端好如鳥之舒翼也復其位蹠蹠如也者復
 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蹠蹠恭敬也闕門限正
 義曰釋宮云秩謂之闕孫炎云闕門限也經傳諸註
 皆以闕為門限為內外之限約也衣下曰齊攝齊
 者摳衣也正義曰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鄭註云
 齊謂裳下緝也然則衣謂裳也對衣則上曰衣下曰
 裳散則可通故此云摳衣摳提挈也謂提挈裳前使
 去地一尺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註 包曰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

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

足蹠蹠如有循

註

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

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蹠蹠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享禮

有容色

註

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

實私覲愉愉如也

註

鄭曰覲見也既享乃私禮見

愉愉顏色和

註

執圭至愉愉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

躬如也如不勝者言執持君之圭以聘鄰國而鞠躬

如不能勝舉慎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者上謂授玉

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

授時不敢忘禮也勃如戰色足蹠蹠如有循者亦謂

執圭行聘時戰栗其顏色敬也足則舉前曳踵而行

蹠蹠如有所循也享禮有容色者享獻也聘禮既聘

覲見也愉愉顏色和也謂既享乃以私禮見故顏色
 愉愉然和悅也包曰至之至正義曰云為婦使聘
 問鄰國執持君之圭者案聘禮云賓襲執圭致命公
 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是其事也凡執玉之
 禮大宗伯云公執桓圭註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
 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命圭九寸公
 守之是也宗伯又云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註云蓋皆
 象以人形為琢飾文有麤緝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
 皆長七寸故玉人云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
 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為信
 其文緝細曲者為躬其文麤畧義或然也宗伯又云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註云穀所以養人蒲為滌所以
 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琢為穀稼及蒲葦之文
 蓋皆徑五寸故大行人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寸
 是也凡圭廣二寸厚半寸刻上左右璲寸半知者聘
 禮記文其璧則內有孔外有肉其孔謂之好故爾雅
 釋器云凡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璲肉好若二謂
 之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

故典瑞前既陳玉則云朝覲宗遇會同於玉諸侯相見亦如之是也其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璧琮相對故也鄭註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鄭註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是也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是也

圖

足蹠蹠如有循舉前曳踵蹠蹠如也踵謂足後曰案玉藻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蹠蹠如也踵謂足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蹠蹠如也言舉足狹數蹠蹠如也玉藻又云罔豚行不舉足齊如流鄭註云罔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

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
趨也鄭曰至庭實正義曰享獻也釋詁文也云聘
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者案觀禮侯氏既見正
乃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云四當
為三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
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
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
無常貨此物非一國所能有唯國所有分為三享皆
以璧帛致之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
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
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
也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
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
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
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
往德也鄭玄覲禮之註所言出於彼也諸侯相朝聘
其禮亦然案聘禮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記曰凡庭實
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小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

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註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是也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是用圭璧有庭實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正義曰案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覲註云覲見也卿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

注

孔子曰一入曰緌飾者不以爲領袖

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緌者三年練以緌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紅紫

不以爲褻服

註

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

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當暑袵絺綌必表而出之

註

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緇

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裘長短右袂

註

孔曰

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

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註

孔曰今之被也狐貉之

厚以居

註

鄭曰在家以接賓客去喪無所不佩

註

孔

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

註

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

註 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吉月必朝服而朝

註 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齊必有明衣布

孔曰以布為沐浴衣

節 君子至明衣布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禮也君子

不以紺緹飾者君子謂孔子也紺玄色緹淺絳色飾者領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緹者三年練以緹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為飾衣紅紫不以為褻服者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以其紅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為褻服褻服尚不用則正服無所施可知也但言紅紫則五方間色皆不用也當暑衫絳綌必表而出之者衫單也絳綌葛也精曰絳麤曰綌暑則單服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為其形褻故也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者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天加裘裘上加裼

衣褐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
 葛上加朝服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黑羊裘也
 故用緇衣以褐之麕裘鹿子皮以為裘也故用素衣
 以褐之狐裘黃故用黃衣以褐之褻裘長短右袂者
 此裘私家所著之裘也長之者主溫也袂是裘之袖
 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者今之
 被也狐貉之厚以居者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居家
 主溫故厚為之去喪無所不佩者去除也居家無飾
 故不佩除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者殺
 謂殺縫凡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也羔裘玄冠不以
 弔者凶主素吉主玄故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也吉月
 必朝服而朝者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言每朔日
 必服皮弁之服以朝於君也齊必有明衣布者將祭
 而齊則必沐浴浴竟而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明
 衣以布為之故曰齊必有明衣布也 **注** 孔曰至飾衣
 正義曰云一入曰緇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者案考
 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 **注** 云染纁者
 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緇今禮俗文作爵言

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
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緇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
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皦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
今玄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玄色者在
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今孔氏云一入曰緇者未知
出何書又云緇者三年練以緇飾衣則似讀緇爲纁
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纁緣註云小祥練冠練中衣
以黃爲內纁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纁纁之類明外除
故曰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云紺者齊服
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者說文云紺帛深青楊赤
色是紺爲青赤色也故爲齊服盛色若以爲領袖緣
飾則似衣齊服也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
謂中衣外裘其色皆相稱也此經云緇衣羔裘者謂
朝服也知者案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爲內朝
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註云玄冠委貌
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
是朝衣色玄玄卽緇色之小別此說孔子之服云緇
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

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文又曰羔裘玄冠不以
芻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
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故知緇衣
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其素衣麕裘則在
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玄註此云素
衣麕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
故聘禮云裼降立註引玉藻云麕裘青豸褰絞衣以
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
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
氏云素衣爲正記者此言絞耳其黃衣狐裘謂大蜡
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
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
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
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
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
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
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
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

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
又云黃衣黃冠而祭自田夫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
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
也此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
裼之以此知大蜡息只則有黃衣狐裘也是此三者
之服中衣與外裘其色皆相稱也禮孔曰至佩也正
義曰云非喪則備佩以宜佩也者案玉藻云古之君
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
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
璫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是非居
喪則備佩此所宜佩也禮王曰衣必有殺縫惟帷裳
無殺也正義曰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縫在
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之裳
則亦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在縫半下縫齊倍要喪
服之制裳內削幅註云削猶殺也禮孔曰喪主素吉
主玄吉凶異服也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
有哀素之心註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又

禮祭服皆玄衣服是喪主素吉主玄也。孔曰至弁服正義曰云吉月月朔也者以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皆謂朔日故知此吉月謂朔日也云朝服皮弁服者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註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常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齊必變食

註

孔曰改常饌居必遷坐

註

孔曰易常處食

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饔而餼

註

孔曰饔餼臭味變魚

餒而肉敗不食

註

魚敗曰餒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

飪不食

註

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

註

鄭曰

不時非朝夕日中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

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註孔曰撤去也

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不多食註孔曰不過

飽祭於公不宿肉註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醴歸則

頒賜不畱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註

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食不

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註孔曰齊嚴

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註齊必至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齊祭飲食居處

之事也齊必變食者謂將欲接事鬼神宜自潔淨故
改其常饌也居必遷坐者謂改易常處也食不厭精
膾不厭細者食飯也牛與羊魚之腥羶而切之爲膾
飯與膾所尚精細也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者
饘餲臭味變也魚敗曰餒言飯之氣味變及魚肉敗
壞皆不食之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者謂飯食及肉顏
色香臭變惡者皆不食之失飪不食者謂饌失生熟
之節也不時不食者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
食者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臠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剖
不得其正則不食也不得其醬不食者謂魚膾非得
芥醬則不食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者氣小食也言
有肉雖多食之不可使過食氣也唯酒無量不及亂
者唯人飲酒無有限量但不得多以至困亂也沽酒
市脯不食者沽賣也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
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
因脯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
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玉藻云大夫不得造
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不撤薑食者撤去也齊禁葷

物嘉乎而不臭故不去也不多食者不可過飽也自
出上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亦齊者
孔子所慎齊必嚴敬若必食之或致困病則失嚴敬
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祭於公不宿肉者謂助
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頒賜不留神惠經宿也祭肉
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者謂自其家祭肉過三
日不食是褻慢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者直言
曰言荅述曰語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寢息宜
靜故不言也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者祭謂祭
先齊嚴敬貌言蔬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將食
祭先之時亦必嚴敬禮孔曰饔餼臭味變正義曰釋
器云食饔謂之餼郭璞云飯饑臭說文云饑飯傷熱
也蒼頡篇云食臭敗也字林云饔飯傷熱濕也禮魚
敗曰餒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敗魚謂之餒郭璞云
敗臭壞也餒肉爛也禮孔曰至必敬正義曰云三物
雖薄祭之必敬者祭謂祭先也案玉藻云唯水漿不
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三者雖薄
亦祭先也若祭之亦必齊敬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註

孔曰杖者老

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

而後出

疏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正義曰此明坐席及飲酒之禮也凡為席之

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如此之類是禮之正也若不正則孔子不坐也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則從而後出也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

註

孔曰儻驅逐疫鬼恐驚先

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疏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正義曰此明孔

子存室神之禮也儻索室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孔子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

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註 孔曰拜送使者敬也

疏

人問

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正義曰此記孔子遺人之禮也問猶遺也謂因問有物遺之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篋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此孔子凡以物問遺人於他邦者必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註

包曰饋孔子藥曰丘未達不敢

嘗

註

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

疏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

未達不敢嘗正義曰此明孔子受饋之禮也魯卿季康子饋孔子藥孔子拜而受之凡受人饋遺可食之物必先嘗而謝之孔子未達其藥之故不敢先嘗故曰丘未達不敢嘗亦其禮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鄭曰重人賤畜退朝

自君之朝來歸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正義曰此明孔子重人賤畜也廐焚

謂孔子家廐被火也孔子罷朝退歸承告而問曰廐焚之時得無傷人乎不問傷馬與否是其重人賤畜

之意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

頒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孔曰薦其先祖君賜生

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鄭曰於君祭則先飯

矣若為君嘗食然君賜至先飯正義曰此明孔子受君賜食及侍食之禮也君賜

食必正席先嘗之者謂君以熟食賜已必正席而坐先品嘗之敬君之惠也君賜必多不可留君之惠既

嘗當以頒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者謂君賜已生肉必烹熟而薦其先祖榮君賜也熟食不薦者褻也君賜生必畜之者謂君賜已牲之未殺者必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也待食於君君祭先飯者謂君召已共食時也於君祭時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鄭曰至食然正義曰云於君祭則先飯矣者曲禮云主人延客祭註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君子不忘本者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禮

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

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

疏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正義曰此明孔子有疾君來視之時也拖加也紳大帶也病者常居北

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以病臥不能衣朝服及大帶又不敢不衣

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身又加大帶於是禮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疏**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

之 **疏**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正義曰此明孔子急趨君命也俟猶待也謂君命召已不待駕車而即行

出車當駕而隨之也

入太廟每事問 **疏**入太廟每事問正義曰此明孔子因助祭入太廟廟中禮義祭器雖知之

猶每事復問慎之至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疏**孔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

言無親昵

疏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正義曰此明

親昵可歸孔子則曰於我殯與之為喪主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註

孔曰不拜者有通財

之義

疏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正義曰此言

其饋遺之物雖是車馬非祭肉不拜謝之言其祭肉則拜之尊神惠也

寢不尸

註

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

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

疏

寢不尸居不容正義曰此

尸死人也言人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孔子則當歛屈也其居家之時則不為容儀為室家之敬難

久當和舒也

圖籍名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馮式遂以式爲敬名言孔子乘車之時見送死之衣物見持邦國之圖籍者皆馮式而敬之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作起也謂人設盛饌待已已必改容而起敬士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者迅急疾也風疾雷爲烈此陰陽氣激爲天之怒故孔子必變容以敬之也

註

孔曰狎者素親狎正義曰案左傳宋華弱與樂輿少相狎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褻

慢相貫習之名也故爲素相親狎也

註

負版者特邦國之圖籍正義曰案周禮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

註云版是戶籍圖也聽入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

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圖籍相將之物故知負

版者是持邦

國之圖籍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

註

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車中

不內顧

註

包曰居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

不過騎轂不疾言不親指

疏

升車至親指正義曰此記孔子乘車之禮也升

車必正立執綏者綏者挽以上車之索也言孔子升車之時必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車中不內顧者顧謂迴視也言孔子在車中不鄉內迴顧掩人之私也不疾言不親指者亦謂在車中時也疾急也以車中既高故不疾言不親有所指皆為惑人也**注**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騎轂正義曰衡軛是轅端橫木駕馬領者輿人註云較兩轆上出軾者則騎轂俱在車之兩傍言孔子在車中前視則不過衡軛之前傍視則不過騎轂之後案曲禮云立視五雉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註云立平視也雉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為一尺八寸總一規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註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

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但不過衡軛耳

色斯舉矣

註

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

註

周

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

疏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正義曰此言孔子審去就也謂

孔子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則必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此翔而後集一句以飛

鳥喻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註

言山梁

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

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

疏

山曰

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正義曰此記孔子感物而歎也梁橋也共具也嗅謂鼻歆其氣作起也孔子行於山梁見雌雉飲啄得其所歎曰此山梁雌雉得其時哉而人不得其時也子路失指以爲

夫子云時哉者言是時物也故取而共具之孔子以
 非已本意義不苟食又不可逆子路之情故但三嗅
 其氣而
 起也

諸
 隆
 圖
 書
 ZHUJI LIBRARY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先進第十一

疏

正義曰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次亦其宜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注孔曰

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

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

注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

近古風故從之

子

子曰至吾從先進正義曰此章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

也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者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不能因世損益而有古風故曰朴野之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者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也準於禮樂能因時損益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故曰君子之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言如其用之以為治則吾從先輩朴野之人夫子之意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

孔 子曰至人也正義曰云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者下章言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則此謂不從於陳蔡得仕進者也蓋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世云禮樂因世損益者為政篇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周初則禮樂盛周衰則禮樂壞是禮樂因世損益也云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者言禮樂隨世盛衰後進與時消息皆中當於時故為君子也云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者言先輩仕進之人比今則猶

尚淳素故云
斯野人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鄭曰言弟子從我

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也正義曰此章孔子憫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

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德行至子夏正義曰此章

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

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
合前章皇氏別為一章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
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
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
二人也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

唯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特在陳言之
唯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已

稱顏回之賢也助益也說解也凡解資問答以相發

起若與子夏論詩子曰起予者商也如此是有益於

已也今回也非增益於已者也以其於吾之所言皆

默而識之無所不解言回聞言即解無所發起增益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

非間之言

疏

子曰至之言正義曰此章歎美閔子騫

之孝行也昆兄也間謂非毀間廁言子

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
盡善故人不得有非箇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

國

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

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國

南容至妻之正義曰此章美南容慎言也

復覆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知其賢故以其兄之女子妻之此卽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國**詩云至爲也正義曰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毛傳云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鑣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意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爲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鑣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爲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是詩人戒其慎言南容之心亦欲慎言故三

覆讀此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季康子至則亡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好學也季康

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此與哀公問同而答與者以哀公遷怒貳過故因答以諫之康子無之故不

云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孔曰路淵父也家

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

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

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

也

禮記

顏淵死至徒行也正義曰此并三章記顏淵死

時孔子之語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
椁者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
不徒行以爲之椁者此舉親喻疏也言淵才鯉不才
雖異亦各言其子則同我子鯉也死時但有棺以家
貧而無椁吾不賣車以作椁今女子死安得賣我車
以作椁乎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者此言不
可賣車作椁之由徒行步行也以吾爲大夫不可步
行故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者謙辭也
孔曰至辭也正義曰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者世家
文也云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謙辭也者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
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
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
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以哀公十六年卒

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三而卒則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五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為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也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為假設之辭也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行故左傳襄元年敗鄭徒兵於洧上杜注云徒兵步兵也

顏淵死子曰噫

包

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子天喪子

包

天喪子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包

顏淵死至天喪

子正義曰噫痛傷之聲天喪子者孔子痛惜顏淵死言若天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顏淵死子哭之慟

包

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

有慟乎

註

孔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為慟

而誰為

疏

顏淵死至誰為正義曰子哭之慟者慟過

哀也言夫子哭顏淵其悲哀過甚從者曰子慟矣者從者眾弟子見夫子哀過故告曰子慟矣曰有慟乎者時夫子不自知已之悲哀過故荅曰有慟乎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者因弟子言已悲哀過甚遂說已之過哀亦當於理非不也夫人謂顏淵言不於顏淵哭之為慟而更於誰人為慟乎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註

禮貧富有宜顏淵

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

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註

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

止非其厚葬故云耳

疏顏淵至三子也正義曰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者門人顏

淵之弟子以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也

子曰不可者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故

不聽之曰不可也門人厚葬之者初答孔子孔子不

聽門人故違孔子而卒厚葬之也子曰回也視子猶

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師事於

已視已猶如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者言回自有

父存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之故曰予不

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厚葬之事非

我所為夫門人二三子為之也非其厚葬故云耳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

疏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

故不答

注季路至知死正義曰此章明孔子不道無益之語也子路問事鬼神者對則天曰神

人曰鬼散則雖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荅之子路問承事神其理何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言生人尚未能事之況死者之鬼神安能事之乎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曰未知生焉知死者孔子言女尚未知生時之事則安知死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以鬼神及死事難明又語之無益故不荅也

閔子侍側閻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

也子樂國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國孔曰不得以壽終國閔子至死然正義曰此章孔子

喜四弟子任其直性也閔子侍側閻閻如也者卑在尊側曰侍閻閻中正之貌如也者言其貌如此也子路行行如也者行行剛強之貌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貌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然之性

故喜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然猶焉也言子路以剛必不得其以壽終焉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鄭

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

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鄭

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鄭魯人至有

此章重於勞民也魯人爲長府者藏財貨曰府長其藏名也爲作也言魯人新改作之也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者子騫見魯人勞民改作長府而爲此辭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亦可矣何必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孔子聞子騫之言而善之也夫水謂子騫言夫此人其唯不言則已若其發言必有中於理此言何必改作是中理之言也善其不欲勞民改作爲中鄭曰至改作

正義曰云長府藏名者言魯藏財貨之府為長府也
云藏財貨曰府者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周禮天官有
大府為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主
良貨賄藏之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財貨曰
府府猶聚也言財貨之所聚也仍因貫事皆釋詁文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四

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

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四

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

賤子路故復解之

四

子曰至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才學分限也子曰由之瑟

奚為於丘之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不合雅頌故孔子非之云由之鼓瑟何為於丘之門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不敬之也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人不解故孔子復解之言
子路之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為
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
既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豈可不敬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曰孔曰

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子曰愈猶

勝也
子曰性優劣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者師子張名

商子夏名孰誰也子貢問孔子曰子張與子夏二人

誰為賢不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者孔子答言子張

所為過當而不已子夏則不及而止言俱不得中也

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勝也子貢未明夫子之旨以

為師也過則是賢才過於子夏故復問曰然則子張

勝於子夏與與為疑辭子曰過猶不及者子貢不解

故復解之曰過猶不及者子貢不解

知不及俱不中理也

季氏富於周公

註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為

之聚斂而附益之

註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

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註鄭曰小

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

註季氏至可也正義曰此章夫子責冉

求重賦稅也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諸侯之卿

也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後也孔子之時季氏專

執魯政盡征其民其君蠶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有故

季氏富於周公也而求也為之急賦聚斂而附益之者特

冉求為季氏家宰又為之急賦聚斂財物而陪附

助益季氏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者小子門人也冉求亦夫子門徒當尚仁義今為季

氏聚斂害於仁義故夫子責之曰非我門徒也使其

門人鳴鼓以聲其罪而攻責之可也

註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何休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

尊名也杜預注左傳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

柴也愚

國

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

國

孔

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

國

馬曰子張才過人

失在邪辟文過由也彥

國

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彥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

中

國

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

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

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

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

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
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

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四

柴也愚至屢中正義曰此章孔子歷評六

弟子之德行中失也柴也愚者高柴性愚直也參也魯者曾參性遲鈍也師也師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由也嘒者子路之行失於畔嘒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此蓋孔子美顏回所以勵賜也其說有二一云屢數也空匱也億度也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貧窶而樂在其中是美回也賜不受命唯貨財是殖若億度是非則數中言此所以勉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言孔子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故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顏回懷道深遠若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

非天命而偶富有此二累亦所以不虛心也。弟
 高柴字子羔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羔鄭
 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左傳亦作子羔家語作子
 高禮記作子臯三字不同其實一也。鄭曰子路之
 行失於畔彥正義曰舊注作吸彥字書吸彥失容也
 言子路性行剛彊常吸彥失於禮容也今本吸作畔
 王弼云剛猛也。言回至心也正義曰云言回庶幾
 聖道者易下繫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是回庶
 慕幾微之聖道云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者即簞食
 瓢飲不改其樂是也云賜不受教命者言不受夫子
 禮教之命云惟財貨是殖者言唯務使貨財生殖蕃
 息也云億度是非者言又用心億度人事之是非也
 云蓋美回所以勵賜也者言孔子之意美顏回貧而
 樂道所以勸勵子貢言女既富矣又能億則屢中何
 得不受教命乎云一曰以下者何晏又為一說也云
 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者言孔子以聖人庶
 幾之善道並教六子也云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
 此害者言聖人不倦並教誨之而猶尚不能至於知

幾微善道者以其各自內有愚魯辟彥之病害故也
云其於庶幾每能虛中唯回者言唯顏回每能虛其
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云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
道者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
則不能知道也云子貢雖無數子之病者謂無愚魯
辟彥之病也然亦不知道者謂亦如四子不知聖道
也云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
虛心也者此解子貢不知道由於有此二累也雖不
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屢中言雖不窮理盡性但億
度之幸中其言也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
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
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
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哀七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屢
中也雖非天命而偶富釋經不受命而貨殖也言致
富之道當由天命與之爵祿今子貢不因天命爵祿
而能自致富故曰偶富言有億度之勞富有經營之
累以此二事何暇虛心以知
道故云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曰踐

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

不入於聖人之奧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

者乎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

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疏子張問善人之道至色莊者乎正義曰此章論善

人所行之道也子張問善人之道者問行何道而謂善人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孔子答其善人之道也踐循也迹已行舊事之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當自立立功立事也而善人好謙亦少能創業故亦不能入聖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者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為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論篤是與者篤厚也謂口

無擇言所論說皆重厚是善人與君子者乎者言身無鄙行之君子亦是善人乎色莊者乎言能顏色莊嚴使小人畏威者亦是善人乎孔子謙不正言故云與乎以疑之也

圖論篤至善人正義曰云口無擇言孝經文也所言皆善故無可擇也云身無鄙行者所行並美無鄙惡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者周易遜卦象辭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圖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圖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

斯行之亦也惑敢問

圖孔曰惑其問同而答與子曰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註

鄭曰言冉有性

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疏

子路

至退之正義曰此章論施予之禮并孔子問同答異之意也子路問聞斯行諸者諸之也子路問於孔子曰若聞人窮乏當賑救之事於斯即得行之乎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者言當先白父兄不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者此問與子路同而所答異也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者赤公西華名也見其問同而答異故疑惑而問於孔子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者此孔子言其答異之意也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故答異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

註

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子曰

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曰言夫子在

已無所敢死

疏子畏至敢死正義曰此章言仁者必有勇也子畏於匡顏淵後者言孔子

畏於匡時與顏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後方至也子曰吾以女爲死矣者孔子謂顏淵曰吾以女爲以死與

匡人鬪也子在回何敢死者言夫子若陷於危難則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則無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曰子然季氏子

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

曾由與求之問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

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

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

從之者與國孔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弑

父與君亦不從也國孔曰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

為大逆國季子至從也正義曰此章明為臣事君之

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於夫子

曰仲由冉求才能為政可以謂之大臣與疑而未定

故云與也子曰吾以子為與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者

此孔子抑其自多也曾則也吾以子為問異事耳則

此二人之問定足多大乎言所問小也所謂大臣者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此孔子更為子然陳說大臣

之體也言所謂之大臣者以正道事君君若不用

已道則當退止也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者既陳

大臣之體乃言二子非大臣也具備也今二子臣於

季氏季氏不道而不能匡救又不退止唯可謂備臣

數而已不可謂之大臣也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

既聞孔子言二子非大臣故又問曰然則二子為臣

皆當從君所欲耶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者孔子更爲說二子之行言二子雖從其主若其主弑父與君爲此大逆亦不與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曰子羔學

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曰言治民事神於

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曰疾其

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子路至佞者正義曰此章勉人學也子路

使子羔爲費宰者子路臣季氏故任舉子羔使爲季

氏費邑宰也子曰賊夫人之子者賊害也夫人之子

指子羔也孔子之意以爲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

必累其身所以爲賊害也子路口有民人焉有社稷

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子路辯荅孔子言費邑有民人焉而治之有社稷之神焉而事之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是亦學也何必須讀書然後乃謂為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為口才捷給文過飾非故也今子路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已是故致人惡夫佞者也

子路曾皙

註

孔曰皙曾參父名點冉有公西華侍坐子

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註

孔曰言我問女女

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

註

孔曰女常居

云人不知已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註

孔曰如有用女

者則何以為治子路率爾而對

註

率爾先三人對曰

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爲之比及三年

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義方夫子哂之**馬**曰哂

笑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性謙退

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

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

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

以待君子謙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鄭**曰我非自

言能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

衆頰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

服小相謂相君之禮點爾何如鼓瑟希孔曰思所

以對故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為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孔曰各言已志於義

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

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八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

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註周

曰善點獨知時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

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

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註包曰為國以

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

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

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註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

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註

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為大相

註子路至篇末正義曰此章孔子

乘閒四弟子侍坐因使各言其志以觀其器能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者時孔子坐四子侍側亦皆坐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者孔子將發問先以此言誘掖之也言女等侍吾以吾年長於女謙而少言故云一目今我問女女等毋以吾長而憚難其對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者此問辭也言女常居則云已有才能人不我知設如有人知女將欲用之則女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者子路性剛故率爾先三人而對也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困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此子路所志也千乘之國公侯之大國也攝迫也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方義方也言若有公侯之國迫於大國之間又加之以師旅侵伐復困之以饑饉民困而由也治之比至三年以來可使其民有勇敢且知義方也夫子哂之者哂笑也夫子笑之也求爾何如者子路旣對三子無言故孔子復歷問之冉求爾志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

其禮樂以俟君子者此冉求之志也俟待也求性謙
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
治此小國比至三年以來使足民衣食若禮樂之化
當以待君子此謙辭也赤爾何如者又問公西華也
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爲小相焉者此赤也之志也曰言也我非自言能之
願學焉宗廟祭祀之事如有諸侯會同及諸侯衣玄
端冠章甫曰視朝之時已願爲其小相君之禮焉點
爾何如者又問曾皙也鼓瑟希者時曾皙方鼓瑟承
師之問息所以對故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者作起
也舍置也鏗投瑟聲也息得其對故置瑟起對投置
其瑟而聲鏗然也對曰與乎三子者之撰者撰具也
未敢言其志先對此辭言已之所志異乎三子者所
陳爲政之具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者孔子
見曾皙持謙難其對故以此言誘之曰於義何傷乎
亦各言其志也欲令任其所志而言也曰莫春者春
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
詠而歸者此曾點所志也莫春季春也春服旣成衣

單裕之時也我欲得與二十以上冠者五六人十九
以下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
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者喟然歎之貌夫子聞其樂道故喟然而歎
曰吾與點之志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爲政也三子者
出曾皙後者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先出曾皙後猶
侍坐於夫子也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者曾皙
在後問於夫子曰夫三子者適各言其志其言是非
何如也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者言三子亦各言
其所志而已無他別是非也曰夫子何哂由也者曾
皙又問夫子曰既三子各言其志何獨笑仲由也曰
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者此夫子爲說哂之
意言爲國以禮禮貴謙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
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者此夫
子又言不哂其子路欲爲諸侯之事故舉二子所言
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其言讓故不笑之徒笑其
子路不讓耳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者此夫子又

言公西華之才堪爲大相今赤謙言小相耳若赤也
爲之小相更誰能爲大相注云孔曰曾曾參父名點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曾蒧音黠字皙是也注方義
方正義曰義宜也方道也言能教之使知合宜之道
也左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注鄭曰至之禮正義曰
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禴祠烝嘗及追享朝享
禘祫之類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殷覲曰同者周
禮春官大宗伯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殷覲覲則見
也鄭玄注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爲文時見者言無常
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
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
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五歲王始不巡守則六
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爲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命
之眇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是也
云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者其
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案王制云周人玄衣而
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云
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卽是朝服此朝服素

裳皆得謂之玄端故此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
 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
 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云
 小相謂相君之禮者案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
 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云出
 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
 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
 一相注云相為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
 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備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
 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
 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
 士為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
 間士介拂棖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
 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
 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口云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者意在取其
 朋友十餘人耳云浴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
 者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夫沂水出蓋縣

南至下邳入泗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
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
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
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
壇墠樹木可以休息故曰風涼於舞雩之下也周
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生
值亂時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時志在為政唯曾皙
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諸禮
ZHU

論語疏

卷之十一

湯古

論語疏
卷之十一
湯古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二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顏淵第十二

疏

正義曰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辨惑折獄君子文為皆聖賢之格言

仕進之階路
故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疏

馬曰克己約身孔子曰

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

疏

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

疏

孔子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

目 **國** 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國** 鄭曰此四者克已

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國** 王曰敬

事此語必行之

國 顏淵至語矣正義曰此并下三章皆明仁也子曰克已復禮為仁者

克約也已身也復反也言能約身反禮則為仁矣一

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者言人君若能一日行克

已復禮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也一日猶見歸況

終身行仁乎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者言行善由已

豈由他人乎哉言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者淵

意知其為仁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此四者克已復禮之

目也曲禮曰視瞻毋回立視五駕式視馬尾之類是

禮也非此則勿視曲禮云毋側聽側聽則非禮也言

無非禮則口無擇言也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四

者皆所以爲仁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此
顏淵預謝師言也言回雖不敏達請敬事此語必行
之也馬曰克已約身正義曰此註克訓爲約劉炫
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
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
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
復之今刊定云克訓勝也已謂身
也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孔曰

爲仁之道莫尚乎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

包曰

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仲弓

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至語矣正義曰此

章明仁在敬恕也子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此言爲仁之道莫
尚乎敬也大賓公侯之賓也大祭禘郊之屬也人之

出門失於倨傲故戒之出門如見公侯之賓使民失於驕易故戒之如承奉禘郊之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此言仁者必恕也已所不欲無施之於人以他人亦不欲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言既敬且恕若在邦為諸侯必無人怨在家為卿大夫亦無怨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亦承謝之語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註 孔曰訥難也牛字

人弟子司馬犁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

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註 子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

難 **註** 司馬至訥乎正義曰此章言仁之難也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者訥難也言仁道至大非但行之

難也其言之亦難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者牛

意嫌孔子所言未盡其理故復問曰祇此其言也訥

便謂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者此孔子

人為牛說言訥之意行仁既難言仁亦不得不難 **註**

孔曰至馬犁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司馬耕字子牛
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是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

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疏司馬至何懼正義曰此章

明君子也司馬牛問君子者問於孔子言君子之行
何如也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者言君子之人不憂愁
不恐懼時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
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者亦意
少其言故復問之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者此
孔子更為牛說不憂懼之理疚病也自省無罪惡則

無可憂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鄭曰牛兄桓魋行

惡死亡無日我為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曰君子疏

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司馬至弟也正

當任命友賢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者

亡無也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故牛常憂而告人

曰他人皆有兄弟若桓魋死亡之後我為獨無兄弟

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

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

乎無兄弟也者子夏見牛憂無兄弟以此言解之也

商子夏各謙故云商聞之矣示非妄謬也言人死生

短長則有所稟之命財富位貴則在天之所予君子

但當敬慎而無過失與人結交恭謹而有禮能此疏
惡而友賢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海之內九州之
人皆可以禮親之為兄弟也君子何須憂患於無兄
弟也國鄭曰至兄弟正義曰云牛兄桓魋行惡死亡
無日者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
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
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
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桓氏即向
魋也又謂之桓司馬即此桓魋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已矣國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

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國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

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

疏子張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人之明德子張問明者

問於孔子何如可謂之明德也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者此答為明也夫水之浸潤漸以壞物皮膚受塵漸成垢穢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皮膚受塵亦漸以成之使人不覺知也若能辨其情偽使譖愬之言不行可謂明德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謂高遠矣人莫能及之也**註**馬曰至內實正義曰愬亦譖也變其文耳皮膚受塵垢穢其外不能入內也以喻譖毀之語但在外萋斐構成其過惡非其人內實有罪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註**

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疏子貢

問政至不立正義曰此章貴信也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者此荅為政之事也足食則人知禮節足兵則不軌畏威民信之則服命從化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者子貢復問曰若不獲已而除去於此三者之中何者為先曰去兵者孔子荅言先去兵以兵者凶器民之殘也財用之盡也故先去之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者子貢復問設若事不獲已須要去之於此食與信二者之中先去何者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者孔子荅言二者之中先去食夫食者人命所須去之則人死而去食不去信者言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國不可失信失信則國不立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問

鄭曰舊說云棘

子成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

舌

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

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鞢猶犬羊之鞞

鞞

孔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

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

鞞

棘子至之鞞正義曰

此章貴尚文章也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者衛大夫棘子成言曰君子之人淳質而已則可矣何用文章乃為君子意疾時多文華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者夫子指子成也子貢聞子成言君子不以文為其言過謬故歎曰商惜乎棘子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於舌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者此子貢舉喻言文章不可去也皮去毛曰鞞言君子野人與者質文不同故也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若文猶質質猶文使文質同者則君子與鄙夫

何以別乎如虎豹之皮去其毛支以爲之鞞與犬羊之鞞同處何以別虎豹與犬羊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

乎國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

爲天丁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國孔

曰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國孔曰孰誰也國哀公至與足正義曰此章明稅法也哀公

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者魯君哀公問於孔子弟子有若曰年穀不熟國用不足如之何使國用得足也有若對曰盍徹乎者盍猶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有若意譏哀公重斂故對曰既國用不足何不依通法而稅取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者二謂什二而稅哀

公不覺其譏故又曰什而稅二吾之國用猶尚不足如之何其依徹法什而稅一乎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者孰誰也哀公既言重斂之實故有若又對以蓋徹足用之理言若依通法而稅則百姓家給人足百姓既足上命有求則供故曰君誰與不足也今君重斂民則困窮上命所須無以供給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也

國鄭曰至通法正義曰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者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詩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義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

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歷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
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
稅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為常故曰
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
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
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
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
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
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又
曰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
意而為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
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夫八家共之各
為廬舍諸儒多用彼為義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
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
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與於漢書不以志為說也又
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鄭玄周禮匠人註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

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
 什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二
 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言
 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
 一則又異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岐不
 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
 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
 好惡取於此鄭註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
 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國子曰主忠信徙義崇

德也國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

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國包曰愛

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

亦祇以異

國

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

也言其適

也

可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

非之

知

子張至以異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有常言
崇德辨惑者崇充也辨別也言欲充盛道
惑何為而可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徙遷也言人有忠信者則親友之見義事
則遷意而從之此所以充盛其德也愛之
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
是惑也者言人心愛惡當須有常若人有
順已已即愛之便欲其生此人忽逆於已
已即惡之則願其死一欲生之一欲死之
用心無常是惑也既能別此是惑則當祛
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此詩小雅我行
其野篇文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
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
惑也**國**鄭曰至非之正義曰秦詩刺淫昏
之俗不思舊姻而求新昏也彼誠作成鄭
箋云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
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

言可惡也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子曰當此之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子曰言將危也陳氏

果滅齊齊景至食諸正義曰此章明治國之政也

之政於夫子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言

政者正也若君不失君道乃至子不失子道尊卑有

序上下不失而後國家正也當此之時陳恆為齊大

夫以制齊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子故孔子

以此對之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者也景公問孔子之

造吾亦猶如常人無以異也言與常人同必也在前
以道化之使無爭訟乃善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
案周易訟卦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王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在於謀
始謀始在於作制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物有其
分職不相濫爭何由興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故有
德司契而不責於人是化之在前也又案大學云子
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鄭註云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
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
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致訟然則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意與此
註及王弼不同未知誰是故具載之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王曰言為政之

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

子張

至以

忠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之道若居之於身無解倦行之於民必有忠信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畔不違道子曰至弗畔矣夫正義曰此章及註與雍也篇同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

之或本亦有作君子博學於文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義曰此章言君子之於人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小人則嫉賢樂禍而成

人之惡故曰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季康子至不正

正義曰此章言為政在乎修己對曰政者正也者言政教者在於齊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言康子為魯上卿諸臣之帥也若己能每事以正則已下之臣民誰敢不正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

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

所好

季康子至不竊正義曰此章言民從上化也

患之問於孔子欲以謀去也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者孔子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苟誠也誠如子之不貪欲則民亦不竊盜非但不為假令賞之民亦知恥而不竊也今多盜賊者正由子之貪欲故耳孔曰至所好正義曰云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者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註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

淫於財利
不能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

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季康子至必偃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不須

刑殺但在上自正則民化之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者就成也康子之意欲

多殺止姦以成為有道也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

者言子為執政安用刑殺也子欲善而民善矣者言

子若為善則民亦化之為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者此為康子設譬也偃仆也在

上君子爲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加
草以風無不仆者猶化民以正無不從者亦欲令康
子先自
王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鄭曰言士之所在

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常有謙退之志

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在邦

一必達在家必達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

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曰此言佞人假

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邦必聞

在家必聞

馬曰

佞人黨多

子張

至必聞正義曰此章論士行子張問

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者士有德之稱問士行何如可謂通達也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欲使試言之也子張對曰張何者是汝意所謂達者聞謂有名譽使人聞之也言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聞謂有名譽使人聞之也言士有德行在邦臣於諸侯必有名聞在家臣於卿大夫亦必有名聞言士之所在皆有名譽意謂此為達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言汝所陳正是名聞之士非是通達之士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此孔子又說達士之行也為性正直所好義事察人言語觀人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言常有謙退之志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者以其謙退故所在通達也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此言佞人色則假取仁者之色而行則違之安居其偽而不自疑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者言佞人黨多妄相稱譽故所在皆有各聞也
曰至可踰正義曰此周易謙卦象辭也言尊者有謙
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謙而不可踰
越引證士有謙德則所在必達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

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孔曰慝惡也

脩治也治惡為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

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至惑

與正義曰此章言脩身之事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
處有壇墠樹木故弟子樊遲隨從孔子遊於其下也
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者脩治也慝惡也此樊遲因
從行而問孔子曰敢問欲充盛其德治惡為善祛別

疑惑何為而可也子曰善哉問者其問皆脩身之要故善之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者言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是崇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者攻治也言治其已過無治人之過是治惡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者言君子忿則思難若人有犯已一朝忿之不思其難則忘身也辱其身則羞其親故曰以及其親也非惑與言是惑也

壇

曰封土為壇除地為壇言零壇在所除地中故連言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國

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

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

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

國

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

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

不仁者遠矣

國

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臯

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國

樊遲至此章明仁

知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者言汎愛濟衆是仁道也問

知子曰知人者言知人賢才而舉之是知也樊遲未

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樊遲未曉達知

人之意故孔子復解之言舉正直之人而用之廢置

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故曰能使枉者直也樊遲退

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者樊遲雖聞舉直錯枉之語

猶自未喻故復問子夏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者子夏

聞言即解故嘆美之曰富盛哉此言乎舜有天下選

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

不仁者遠矣者此子夏為樊遲說舉直錯枉之事也
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用臯陶伊尹則不仁者
遠矣仁者至矣是其能
使邪枉者亦化為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

言之或見辱

注

子貢至辱焉正義曰此章論友也言
盡其忠以是非告之又以善道導之

若不從已則止而不告不導也毋得彊告導
之以自取困辱焉以其必言之或時見辱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

注 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

注

曾子曰君子至

以友輔仁正義曰此章以論友言君子之人以文德
會合朋友朋友有相切磋琢磨之道所以輔成己之

仁德也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人明五十六

卷之二十五

卷之四

論語

卷之十一

十一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三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子路第十三

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

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國脩身之

要大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
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為次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

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

註

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

倦則可

註

子路至無倦正義曰此章言政先德澤也
子曰先之勞之者言為德政者先導之以

德使民信之然後可以政役之事勞之則民從其令也請益者子路嫌其少故更請益之曰無倦者夫子言行此上事無倦怠則可也
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正義曰此周易兌卦象辭文也言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勞苦也引之以證先之勞之之義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王曰言為政當先

任有司而後責其事
救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

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孔曰女所

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仲弓至舍

此章言政在舉賢也仲弓為季氏宰問政者冉雍為季氏家宰而問政於夫子也子曰先有司救小過舉賢才者有司屬吏也言為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所司而後責其成事赦放小過寬則得眾也舉用賢才

使官得其人野無遺逸是政之善也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仲弓聞使舉賢意言賢才難可徧知故復問曰安知賢才而得舉用之也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者舍置也諸之也夫子教之曰但舉女之所知女所不知人將自舉之其肯置之而不舉乎既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曰問往將何

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馬曰正百事之名子路

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包曰迂猶遠也言孔

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孔曰野猶不達君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

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註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

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註王曰所

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註此章論政在正名也子

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者奚何也案世家

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

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

政故子路問之曰然將何以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

者言將先正曰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言豈有若是哉夫子之言

遠於事也何其正名乎子曰野哉由也者野猶不達也夫子見子路言迂故曰不達理哉此仲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者此責子路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言迂遠也言君子於其所不知蓋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謂之迂遠不亦野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者此孔子更陳正名之理也夫事以順成名由言舉名若不正則言不順序言不順序則政事不成政事不成則君不安於上風不移於下是禮樂不興行也禮樂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不中也刑罰枉濫民則踏地扃天動罹刑網故無所錯其手足也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者此又言正名之事非爲苟且也君子名此必使可明言言此事必可遵行君子於其所言無苟且若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是苟且而言也

國孔

曰至濫罰正義曰云禮以安上樂以移風者孝經廣要道章文言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

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章故可以移風易俗也云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者禮運云禮者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又樂記曰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故禮樂二者不行則刑罰淫濫而不中也

王曰至遵行正義曰云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者若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廢名是不可明言也云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者緇衣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熊氏云君子賢人可行不可言作凡人法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為法是不可遵行也是以可明言可遵行而後君子名言之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

圃

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

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曰情情實也

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

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穡樊遲至用稼正義

信為治民之要樊遲請學稼者樹五穀曰稼弟子樊

須請於夫子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子曰吾不如

老農者孔子恐其不學禮義而學稼種故拒之曰稼

種之事吾不如久老之農夫也請學為圃者樹菜蔬

曰圃樊遲又請於夫子學樹藝菜蔬之法曰吾不如

老圃者亦拒其請也言樹藝菜蔬之法吾不如久老

為圃者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者樊遲既請而

禮義而學農圃故曰小人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
 孔子遂言禮義與信可以教民也禮毋不敬故上好
 行禮則民化之莫敢不敬也人聞義則服故上好行
 義則民莫敢不服也以信待物物亦以實應之故上
 若好信則民莫不用其情猶情實也言民於上各
 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
 用稼者此又言夫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則
 四方之民感化自來皆以強器背負其子而至矣何
 用學稼以教民乎圃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正義
 曰樹者種植之名五穀者黍稷麻麥豆也周禮注云
 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周禮太宰職云園圃
 毓草木注云樹果蔬曰圃園其樊也然則園者外畔
 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蔬則菜也
 鄭云周禮注云百草根實可食者釋文云蔬不熟為
 僅郭璞曰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圃負者以器曰
 強正義曰博物志云織縷為之
 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

國專猶獨也

國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才學貴於適用若多學而不能則如不學也誦謂諷誦周禮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詩有國風雅頌凡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也古者使適四方有會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今有人能諷誦詩文三百篇之多若授之以政使居位治民而不能通達使於四方不能獨對諷誦雖多亦何以為言無所益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國**令教令

也

國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正義曰此章言為政者當以身先也言上之人其身若正不在教令民自觀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雖教令滋章民亦不從也

身若正不在教令民自觀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雖教令滋章民亦不從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

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

如兄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正義曰此章孔子

為兄弟也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王曰荆與蘧瑗史鱣並為君

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謂至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稱謂衛公子荆有君子之德也善居室者言居家理也始有曰苟合矣者家始富有不言已才能所致但曰苟且聚合也少有曰苟完矣者又少有增多但曰苟且完全矣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大備但曰苟且有此富美耳終無泰侈之心也

王曰荆與蘧瑗史鱣並為君子正義曰

案左傳襄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遂適衛說蘧瑗史
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
也是與蘧瑗史
鮪並為君子也

子適衛冉有僕國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

國孔曰庶衆也言衛人衆多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國子適至教

此章言治民之法也子適衛冉有僕者適之也孔子
之衛冉有為僕以御車也子曰庶矣哉者庶衆也至
衛境見衛人衆多故孔子歎美之冉有曰既庶矣又
何加焉者言民既衆多復何加益也曰富之者孔子
言當施舍薄斂使之衣食足也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者冉有言民既饒足復何加益之曰教之者孔子言
當教以義方
使知禮節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註 孔曰言

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

乃有成功

註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正義曰此章孔子自言為政之道

也苟誠也期月周也謂周一年十二月也孔子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滿三

年乃有成功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註 王曰勝殘

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

也

註 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註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

殺矣誠哉是言也正義曰此章言善人君子治國至於百年以來亦可以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刑殺

而不用矣誠哉是言者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故曰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

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正義曰

三十年曰世此章言如有受天命而王天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義曰此章言政者正也欲正他人

在先正其身也苟誠也誠能自正其身則於從政乎何有言不難也若自不能正其身則雖令不從如正

人何言必不能正人也

冉子退朝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政

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子曰其事也

馬曰

馬曰

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馬曰

馬曰

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

聞之

冉子至聞之正義曰此章明政事之別也冉子

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孔子訝其退朝

晚故問之對曰有政者冉子言有所改更匡正之政

故還晚也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

之者孔子言女之所謂政者但凡行常事耳設如有

大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也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周氏以為夫子云

雖不吾以吾其與聞皆論君朝之事故云罷朝於魯

君鄭玄以冉有臣於季氏故以朝為季氏之朝少儀

云朝廷曰還謂於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稱曰還以

近君為進還私遠君為還朝此還朝謂罷朝也

馬曰

曰事者凡行常事正義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曰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杜意據此文時冉子仕於季氏稱季氏有政孔子謂之爲事是在君爲政在臣爲事也何晏曰爲仲尼稱孝友是亦爲政明其政事通言但隨事大小異其名耳故不同鄭杜之說而取周馬之言以朝爲魯君之朝以事爲君之凡行常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

國

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

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國

孔曰事

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興邦

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

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孔曰言無樂於

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

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

邦乎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

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定公至邦乎

言為君之道也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者魯

君定公問於孔子為君之道有一言善而可以興其

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近

也孔子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故云言不可以

若是有近一言可以興國者故云其幾也人之言曰

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

興邦乎者此孔子稱其近興國之一言也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人君知此為君難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者定公又問曰人君一言不善而致亡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亦言有近一言可以亡國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者此舉近亡國之一言也言我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者此孔子又評其理言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亡國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疏 葉公至者來正義曰此章楚葉縣尹問為

政之法於孔子也子曰當施惠於近者使之喜說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注 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註 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

大則大事不成

疏 子夏至不成正義曰此章弟子子夏為魯下邑莒父之宰問為政之

法於夫子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者言事有程期無欲速成當成大體無見小利也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此又言其欲速見小利害政之意若事不可以速成者而欲其速則其事不達矣務見小利而行之則妨大政故人事不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註** 孔曰直躬直身而行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註** 周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矣

疏葉公至中矣正義曰此章明為直之理也葉公

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躬身也言吾鄉黨中有直身而行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者此所直行之事也有因而盜曰攘言因羊來入巴家父即取之而子言於失羊之主證父之盜葉公以此子為直行而誇於孔子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者孔子言此以拒葉公也言吾黨之直者異於此證父之直也子苟有過父為隱之則慈也父苟有過子為隱之則孝也孝慈則忠忠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為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訾儒教抗衡中國夫子荅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

國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

不行

疏

樊遲至棄也正義曰此章明仁者之行也弟子樊遲問仁於孔子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言凡人居處多放恣執

事則懈惰與人交則不盡忠唯仁者居處恭謹執事敬慎忠以與人也此恭敬及忠雖之適夷狄無禮義之處亦不可棄而不行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疏**孔曰

有恥者有所不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

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疏

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

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

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筭

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子貢至算也正義曰此章明士行也子貢問曰何如

斯可謂之士矣者士有德之稱故子貢問於孔子曰
其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者此答士之高行也言行巳之
道若有不善恥而不為為臣奉命出使能遭時制宜
不辱君命有此二行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者子貢
復問士之為行次此於二者云何曰宗族稱孝焉鄉
黨稱弟焉此孔子復為言其士行之次也宗族同宗
族屬也善事父母為孝宗族內親見其孝而稱之善
事長上為弟鄉黨差遠見其弟而稱之也曰敢問其
次者子貢又問更有何行可次於此也曰言必信行
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者孔子又為
言其次也若人不能信以行義而言必執信行不能
相時度宜所欲行者必果敢為之硜硜然者小人之
貌也言此二行雖非君子所為乃硜硜然小人耳抑

辭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之士其行何如也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者噫心不平之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三升算數也孔子見時從政者皆為士行唯小器耳故心不平之而曰噫今斗筭小器之人何足數也言不足數故不述其行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包曰中行行能

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為也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

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子曰至

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不純一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者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既不得中行之人而與之同處必也得狂狷之人可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者此說狂狷之行也狂者進

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無為應進而退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恆一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人南國之人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善夫

包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

矣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

至已矣正義曰此章病性行無恆之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者南人南國之人

也巫主接神除邪醫主療病南國之人嘗有言曰人而性行無恆不可以為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

人也善夫者孔子善南人之言有徵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此易恒卦之辭孔子引之言德無恒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者孔子既引易文又言夫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 **恒** 孔子曰至承之正義曰云此易恒卦之辭者謂此經所言是易恒卦九三爻辭也王弼云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恒而分無所定無恒者也德行無恒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 君子心和然其

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

故曰不和 **和**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正

也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

子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善善明惡惡著

論

子貢至惡之正義曰此章別好惡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者言有一人為一鄉之所愛好此人

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未可為善或一鄉皆惡此人與之同黨故為眾所稱是以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者此子貢又問夫子既鄉人皆好未可為善若鄉人眾共憎惡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亦未可為善或一鄉皆善此人獨惡故為眾所嫉是以未可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者孔子既皆不可其問自為說其善人也言鄉之善人善之惡人惡之真善人也**論**子曰至惡著正義曰言鄉人皆好之是善善不明鄉人皆惡之是惡惡不著若鄉人之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則是善善

分明惡惡

顯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

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孔曰度

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至備焉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小人不同之事也子曰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者言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不受妄說故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者此覆明難說易事之理言君子有正德若人說己不以道而妄說則不喜說也是以難說度人才器而官之不責備故易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者小人反君子故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者此覆明易說難事之理以小人為人說媚雖不以道而妄說之亦喜說故易說也及其使人

也責備於一人
焉故難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子曰

君子自縱泰似

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子曰

子曰君子泰而

不泰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小人禮貌不同之事也君子自縱泰似驕而實不驕小人實自驕矜而強自拘

忌不能寬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曰

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

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

子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正義

行近於仁道也仁者靜剛無欲亦靜故剛近仁也仁者必有勇毅者果敢故毅近仁也仁者不尚華飾木者質樸故木近仁也仁者其言也訥訥者遲鈍故訥近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惓惓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惓惓兄弟怡怡

惓惓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

包子曰路至此章問士

行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問士之行何

如也子曰切切惓惓怡怡如也可謂士矣者此答士

行也朋友切切惓惓兄弟怡怡者此覆明其所施也

切切惓惓相切責之貌朋友以道義切磋琢磨故施

於朋友也怡怡和順之貌兄弟天倫當相友恭故怡怡施於兄弟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包曰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

也善人謂君子也即就也戎兵也言君子為政教民

至於七年使民知禮義與信亦可以就兵戎攻戰之

事也言七年者夫
子以意言之耳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致
破敗是謂棄之若棄擲也

詁

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正義曰此章言用

子曰以不嫌與彈其斷棄之

子曰意旨之平
津水言子平詩夫

無知長斷棄之
不替之與對之
之文規公如規長時棄

諸

脂
書
圖
ZHUJI LIBRARY

之五其曰與彈其斷
曰言供不替之與對

子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